

龍烟村紀事



金白羽

中興文叢

龍烟村紀事

劉白羽著

5

★

中興出版行

龍煙村紀事

一

西下的太陽落照在山坡上，樹叢照得發亮，露出一片藍色和黃色組成的村舍房屋。這正是吃晚飯時間，小路躺在紅澄澄的光霧里，農民們攢着牛回家，把牛趕進金黃色的秫稻搭蓋的窩棚，以後各自手上捧着一碗稠飯，嚼着乾菜，自然的集攏在寬敞地方，一面吃，一面閒談，這種場合，龍煙村莊稼人叫做擺飯攤。今天龍煙村下部，有三個老頭，五個中年人在一道，其中一個老漢，一面吃飯，一面擦着鬍鬚，吭吭咳嗽着。他默不作聲，聽旁人講話，臉上不時漾着微笑，笑紋在他磚紅的長臉上閃過，如同紅色細沙土給風吹出勻整的細紋。他穿着磨得發白的灰棉襖，腰繫一條裕袂，一根白銅細烟袋插在背後。他叫楊真富，『真富』二字，對於他實在只是一種諷刺。因為每到春耕季節，都

是低着頭朝西山走去，翻過山峯，望見那小小一片灰白色的十六畝田地，這就是他全部的財富。那時，他瘦長的人影給朝陽披在地上，他伸出乾手摸摸鬚鬚，然後緩緩脫下鞋，走到地上去開始作活。現在他已經從地上收穫完畢了。他和隔壁鄰居楊有光共有的那隻黑牛正養得肥壯，翻秋地的時候，冰濕的黑毛在太陽下閃着亮光。現在楊有光正站在他斜對面一塊石頭上，端着飯，卻不吃，在聽一個人講話。

『要打敗鬼子……一定要有咱們的子弟兵！』

楊真富從碗沿上瞅着楊有光，他的臉正朝陽光，染得渲紅。

每一次提到要參加自衛隊或是參加隊伍的話，楊真富的耳朵好像立刻就機靈起來了，那怕是從旁人家籬牆外邊走，聽到裏面有人講一聲，他也會停止下來，聽上一晌。這一刻他就立起身走到村幹部模樣的中年人面前，弓着腰，捧着碗的兩條手臂有點顫，他說：『五成——你知道，我總算有一個兒子幹隊伍了，剩下一個……要管管地裏的事，我是不行了，說不上是今天還是明天，這

一個也還要替我釘一釘棺材蓋呀！」

坪上幾個中年人都走攏來，把碗放在地下。

一個人笑了笑講：「可是老爹，您那個兒子可是『雜』軍呀，他們不和鬼子作戰。啊！躲到我們山裏來，專門要糧要款。」

楊真富磚紅臉上一絲笑紋也沒有了，小眼睛裏探出微光，看了看周圍的人……「管它是什麼軍，可總歸是隊伍呢！」

突然，五成也丟下飯碗一下躍起，嚷着：

「你們聽我講一個笑話……」

全體人的眼光都落在他身上，都微笑着。

「是我到桐峪去辦公事，累了，坐在烟店台階上吸了一袋，那兒正有一個隊伍上的管理員，他是這樣講的，……嗯，……說有一個老漢。」

楊真富咕嚕了幾聲，把背朝了他們逕自吃飯。

「可不是你呀……人家說得明白，有那麼一個老漢，一輩子節省極了，連

一根線頭也沒有費過，可是太老了，一個晚晌死了，死了半天，就是閤不上眼皮，伸出一隻手舉起兩根指頭。……一家子却哭得嗚嗚的，都喊着：「你放心吧！不要捨不得我們，我們餓不死的，兩頓飯總過得去啊！」可是，他的眼皮不閤上。——他的兒子急得滿頭是汗，想來想去，一瞧！原來是他的二弟不在跟前，他想這回一定猜中了，就爬到牀上喊：「爸爸——爸爸！二兄弟很好，我們寫信要他回來了。」可是，他的眼皮還是閤不上。……這是老婆子懂得了，嗚嗚哭着走過去說：「你省了一輩子，臨死，臨死還這樣操心，閤上眼吧！」說着她走到桌上的燈盞前，把兩根燈芯撥滅了一根，他的手放下了，眼也才閤上，原來他看不慣一盞燈要放兩根捻子。」

「嘩」的一聲爆發了一陣大笑。

楊真富的臉白了一下，揚開兩手：「我知道，你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嘛！」

一個人搶過來叫：「也沒說你真富老頭子啊！」

太陽已沉入西山背後，天上飛着金紅色的霞，烏鴉一羣在黑色的古老的樹頂兜着打盤旋。他悄悄離開坪場走回家去。

他的家在村莊的下部，山坡下面的一片峭崖下。他每次從村莊裏回家，都要順一條約有二十五級石階的小路降下來。現在峭崖遮有光亮，兩孔土窖前的一片空地，又是密扎扎站立着一片桃樹，梨樹，所以就十分暗黑了，他悄悄把碗放在窗台上，獨自走到樹林裏坐下來，吸着烟；他一面思量：——這次又要成立什麼子弟兵，說是保衛家鄉，可是日本鬼子怎樣會到這窮山惡水的地方來呢？……他想：——要是村上又要他們的兒子怎麼辦呢？……他橫了一下心，輕輕說：『拚了命也不行啊。』可是，他只抬了一下頭，清醒了一下，這種決心動搖了。——二兒子這些天，天天晚晌混在民衆室裏，知道他還頗不願關在家裏呢！……這樣二心不定的，他想還是到民衆室去看看風勢，打聽一下，到底子弟兵是怎麼回事？主要的目的是，順便把二兒子拉回來，別回頭，他順嘴高興，自己做主就在那兒報名點卯的參加了。他摸摸索索走出樹林，嘆

了口氣。

『媽的……一畝地打不上幾斗糧，這兩年吃可吃了二十八石，加上租子稅的，要二十九石二斗多才夠數，可是收了的剛夠飽肚，那一石二斗多糧那裏去找呢！再加上年年的災荒。』

爬上山坡，迎面正逢到楊有光下來。

『民衆室有人嗎？』

楊有光回身一指：『你不見那裏明亮燈燭的。』

楊真富望着上邊那在一片漆黑中閃爍的黃光，又問：『瞅到二娃麼？』

『少不了他——在那裏混呢。』

楊真富如同狐狸窺伺小雞，蹣手蹣腳的接近了民衆室窗口。那原是一間火神殿，現在神像沒有了，滿牆刷了白粉，擠滿人，點着兩盞蔴油燈。他等了半晌，沒聽見談到子弟兵的事，卻是農救會主任楊石在講故事：

『……前天東莊裏吳老担了一担穀到楊兒鎮去趕集，給楊兒鎮上的雜軍打

破了頭。」

羣衆喧嘩了：「那爲什麼？」

「說他是從我們這兒去的，說我們這邊軍隊的探子，——凡是由西井到桐峪這條線去的，都要打。」

「咱這邊的隊伍是打日本的，有啥不好呢？」

這時，民衆室裏的人羣，就如同擠在一捆的木柴，這一段話就如同石油一下撥在上面，點着了火。楊真富看得清清楚楚，剛才喊叫的正是二娃那小子，臉紅頸子粗的，從人叢裏揚着粗手膀，——立刻如同一塊石頭落在楊真富的頭上，他知道大兒子就是楊兒鎮隊伍上的，難道他也要打從家裏去的人嗎？……他感到：大兒子愈來愈離自家人愈遠了，自己惦念他，他可野得就忘了家……民衆室裏的火焰還在蕩啊蕩的，農會主任又在他獨特的銅嗓門壓倒一切聲音，在說什麼。真富不但沒有聽，就連叫出二娃的心，也給西北風吹跑了似的無影無跡了。他懷着滿腔心事，特別是對大兒子的恨意，大踏步往回走。老頭

子滿心要找一個地方出口氣，——這時他愈發恨老婆子，兒媳婦，女兒了。他每當這時，都是這樣想：『這羣冤鬼，——我前生欠過你們多少債呀，總有一天要還夠吧，吃吧，連我老頭子沒了油的骨頭也嚼了吧！』

月亮上升，樹林在地上散佈着花紋似的細影子，這一刻山谷是到處都寧靜如止水了。

楊真富倒背了手，低着頭，走近樹林，忽然樹林裏一個黑人影一閃。

『誰？』他以爲是偷雞賊，於是像一缸水漏了缺口，他找到了出氣的事了。他暴跳了，他撲上去。

那個黑影——聽了他的聲音，停在一顆大蒲扇似地桃樹下。慘綠色的月光，由樹枝上落下，停在這個人的臉上。

『啊』了一聲，老頭子忽然從那人面前退下來，轉過身倒背了手，慢慢低下頭。

那人顫抖着嗓子：『爸爸……』

楊真富幾乎把頭垂得低到一顆小樹的橫枝上，一聲不響，有半小時之久，他才把脚一躁：『冤家，冤家，怎麼偏偏在這時候趕回來了！』就轉身慢慢朝家裏走，他的大兒子也低垂了頭在後面慢慢跟着。

二

赤着脚，從「雜」軍裏開小差的楊發新回到家來，這消息，第二天就被他的兄弟二娃發貴傳播出去了。他早起，把放牛的事托給妹妹，就跑到青救祕書家裏，嚷着：

『我哥哥當了逃兵回來了，……這一來，我可以參加子弟兵青年連了，從前我爸說只我一個了，死也不能放，今兒可是兩個了。』

他說時伸出兩根指頭揮舞着。

那是天亮後，雀子從這樹枝跳到那樹枝噪着的時光，楊發新的老婆在灶坑前添着樹枝燒火。

楊發新爬起來，赤着腳，跑出來。一會，找了兩隻顏色不同的破鞋穿上，左脚上穿着灰色的真富老頭子的，右脚上穿着青的發貴的。——他走到各處看看，窖洞裏是黑漆漆的，窖洞外是潮濕濕的。他想去看看有光家的黑牛，但是望望破藍色的天空上的朝霞，他想到牛早到地裏去了。四周圍的峭崖，短牆，一草一木，似乎都眨着一隻眼斜視他，在這斜視中，含了一種輕蔑的味道。——一切都似乎是熟悉的，又似乎一切都是最不熟悉的了。他呆呆立在樹下，看到一隻雄雞扎散着頸頸上的紅雞冠，伸腳踏着一根小小的青蛇，——他望着，腦子裏也是一壺不冷不熱的水似的，有一點難受。

爸爸從女兒手裏收了牛，到西面山頭上去了，只有媽媽坐在門前一隻藍得發黑的蒲團上搖紡車。

『發新！你走了十個月了……』

楊發新抬起頭，從羊眼裏閃出一種可憐的沒神的眼光，自個想：『往日，這時，是在操場上混時候呢。』就又轉過頭去了。

這樣他呆了半晌，一直在那隻鷄身上，打算盤，要是在隊伍上，瞅見這樣

肥鷄，只要伸手一把捏着喉管，把棉衣一裹，就沒事一樣，大搖大擺的到村外一顆古樹後去，在那兒永遠有一堆燒剩下的柴灰。他從前是不敢，也不忍的，

——他懂得，對於農民，失了一隻鷄並不比失了一隻牛差多少。可是，慢慢的聞慣了鷄肉的香味，他也去照樣捉，捉來，用濕泥一裹，燒起來，燒得泥發紅了，一剝，連鷄毛都粘下來了，然後撕着，大塊的吞下去。——但在那樣的

日子裏，他眼睛沒有光彩，想看家鄉，溫暖的泥土；現在他却又在想着那樣的鷄，那樣燒紅了的泥塊，……坐到太陽從峭崖頭頂越過上空的時候。發新的老婆盛滿一罐稠飯，罐口攔了一碗炒酸菜，放在他面前。他抬起頭，看見他臉脹紅着，粗眉毛挺直的立着，兩隻大眼睛盯着他，他忽然感覺到什麼！他就站起來笑了笑，提了罐子向西面山崗上走去。他翻過山崗，以爲會看見真富老頭子把着犁柄，滿頭滿臉是汗，翻秋地。誰知老頭子却呆呆的把兩手放在膝蓋，坐在地頭上，看樣子已經坐了一上午。——黑牛遠遠的在山坡上吃野草，……楊發

新慢慢走過去，老頭子才驚醒似的點了點頭。

真富老頭子和發新，現在是坐在他們的二十畝田地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楊發新從爸爸接受了唯一的習慣，就是這塊地上才真是他的家。往常和家裏人嘔了氣，總是到這兒來，彷彿土壤曾經悄悄說了話，氣就烟消雲散了。現在，他們都望着小小一片灰白色，（現在實際是黑色了）二十畝田地。不知什麼時候，爸爸躺在地上了。不知不覺，發新也躺下去，覺得脊背沉重的壓着的地方很濕，但又很暖，太陽可晃眼，把兩手遮在眼上，手指是通紅的珊瑚似的發亮。爸爸先緩緩開口：

「發新：你知道，你在家，咱欠了八斗不夠，現下，可是一石二斗五升了，就這幾個月，咱們在村上是頂貧的人家啦！」

又半天，還是爸爸先開口：「你知道，我不能有兩個兒子在跟前啊，——一定要有一個撥到隊伍上啊！一個也要去攪長工啊！」

楊發新提了罐子就回來了。不久，爸爸牽着黑牛也就回來了。

那一天的下午。楊發新的家，像一枚長鏽的銅鈕扣，忽然一下經人擦亮了。村長，婦教會代表，兒童團代表們，都紛紛地到他們家來了，都從那二十五級石階上走下來，都像在花朵前撲拉着翅兒的蝴蝶似的笑着，圍着，來慰問他。楊發新心裏想：自己是個逃兵啊。當人過分的慰問他時，他的臉就紅了，眼睛射出沉悶而憤恨的光來。當傍晚時分，忽然他在村上最熟最相好的伙伴楊得花，提了一盞油燈來了，抓着楊發新的手說：

「大娃——現下人家送我當民衆室主任，一來給你迎風，二來有點公事麻煩你。」

一聽這話，楊真富駝着背舉了烟袋，猛撞的一分，分開兩隻抓着的手。

「老頭子，你可別要在這兒趕牛啊，這是人的手啊！」

發新奇怪的望着他的老伙伴，——矮胖子，頸頸上的肉打了折，大耳朵，嘴巴在笑的時候，張得大的像一個號筒，兩隻胳膊，如同縫在布人身上的假

手，永遠朝兩旁伸開，好像垂不直，胸臍和肚子則懷了孕的女人似的挺起着，彷彿是反正誰也不敢碰它。發新忽然記起，小時候，兩人在小廟屋簷下掏麻雀，一下摸出一條蛇，楊得花一嚇跌下來，額頭上留了個狼蹄印似的疤，從此有了得花這個好名稱。他知道爸爲什麼要這樣幹，這公事一定不是好兆頭，他感覺到這十個月，這鄉村都改變了，就也有點畏縮，臉上的笑容，到有點像哭。得花怕自己任務不得完成，急得推了真富老頭子一把，老頭子「砰」的一聲，腦勺和樹幹打個照面。得花衝過這一陣，從新站在老伙伴面前：

「沒有害你的事，——今晚民衆室歡迎你去講講打仗的事情。……」

他一挾發新的胳膊就走了。

發新掙得臉上幾條筋都跳起，也還是給風吹一樣拉走了。

民衆室的燈光照着發新的羊臉和羊眼，他顯得那樣溫和，並且有點害臊，不過，他的尖嘴上的微笑，總弄得像個哭樣子。他不知講什麼好，他一低頭，看到兩隻脚上兩隻顏色不同的鞋子，也就說了：「我們大家都沒鞋穿，我們的

脚都凍爛了，……可是，鞋是發的，關在司務長鎖牢的一間房子裏，我們弟兄們都知道，誰也不敢問，司務長把鞋送到鎮上去賣錢，喝酒。……有一次我和一個河北人李玉貴，把窗子弄開了，一個人偷了一雙，偷出來，才想到不能穿啊！——司務長看見爲什麼我們兩個人有鞋穿呢！……我們的鞋藏了四五天，後來就塞在灶眼裏燒了，脚還是凍得裂了縫，有二指寬。……』

聽的人臉上沒有一點笑的反映，楊發新獨自笑了笑收了場。

從此，在他心上就打了一個結，就如同藤繩打了一個結一樣。他覺得他們都不再跟從前一樣的了。彷彿他們在背後笑他，他後悔講了這樣偷鞋的事情出來。

在回家的時候，發貴和他一齊走，一路上沒講話，走得快到家了，在那石階的頂上，發貴停了一下。

發新壯了一下胆，這是他回來以後第一次和弟弟講話：『二娃，你長大了。你和從前不一個樣了。』